



位于中马路172号的宁波邮政局旧址。



中国邮政 120 岁了。

宁波中马路 172 号，我国现存最早的邮政局建筑旧址之一。3 月 20 日，《中国邮政开办一百二十周年》纪念邮票首发式在那里举行。

初读这条新闻，我们颇不以为然。在很多人眼里，邮政似乎已是儿时的回忆，我们也常常怀疑，那些寂寞地坚守在马路边的灰头土脸的绿色邮箱，是否会被定期打开？它们看起来更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在快递、通讯如此发达的时代，谁还关心邮政的历史？

“难道你就从来没期待过收到信？那种手写的、带着温度和感情的信？”同事问。

我们最终决定写写邮政的故事，哪怕只是为了回忆多年前收到信时那种欣喜若狂、脸红心跳或者百感交集的心情，哪怕只是为了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的那点诗意和期待。

从前的信走得很慢很慢，如同邮政的缓缓变迁，悄然无息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态度。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

云中谁寄锦书来

——探看中国邮政的百年嬗变

最早的民间邮局

对邮史研究颇有造诣的郑挥老先生告诉我们，邮驿是官府的通信组织，只许传送官府文件，不允许传送私人信件。民间通信包括官员传送家信十分困难，家人出门在外上任、经商或服兵役，捎带家书只有依赖亲朋好友或商船、标局托带。

在那个年代，写一封信或者收到一封信，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所以，唐人才会写“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”、“家书抵万金”，宋人才会留下“欲寄彩笺兼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”、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，燕字归时，月满西楼”的诗词。

这种需求，让人们对通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，民间传递信件的业务因此应运而生。来自宁波地方志的资料，到明朝永乐年间，民间出现了专业的民邮机构——民信局。最早的民信局就是宁波人创立的，传递书信物品和办理汇款是其主要业务。

在郑挥看来，民信局的出现是民间贸易和

交往日益频繁的结果。当时宁波工商业发达，是水陆交通的重镇，许多人外出经商做官，几乎遍布全国各地，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非常频繁，民信局的出现，也就成为必然。

不过，郑挥认为，民信局是否最早出现于明朝还有待商榷，因为目前尚无明确的史料记载或实物证明。

在郑挥的收藏中，有一封浙江慈城经营钱庄业的曹氏所留存的咸丰四年（1854 年）的信局封，内有一枚局戳，盖有“上洋全泰洽记信局南在陆家浜头寓在通裕局内”的信局戳。据他介绍，2009 年年底，宁波发现通裕信寓石碑，证明我国五口通商和海关邮政开办之前，当时的鄞县地区即已有了颇具规模的私营信寓（信局）。局戳说明，宁波通裕信寓当时已在上海设立总局，改称通裕信局并置有固定寓所，而上洋全泰洽记信局寄居于通裕信局内，可见其当时经营实力。

私邮和官邮的博弈

绍兴府、台州府、金华府、衢州府等 15 处邮政局和 24 处代办邮政铺商，几乎涵盖大半个浙江省。

10 多年后的 1911 年，邮传部正式接管邮政，邮政从此脱离海关自成体系，1927 年改称宁波一等邮局，局址迁往当时的江北岸屠家巷，也就是现在的中马路 172 号。

辛亥革命后，信差开始统一服装，前襟佩挂中华邮政的铜牌，腿裹绑带，走街串户，徒步送信，风雨无阻。1926 年起，城区送信开始分快信段和平信段，平信还是徒步送，而快信用的是英制双飞自行车。

虽然有了官方邮局，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中华邮政在民间的竞争力远不及民信局。据郑挥考证，当时民信局交邮传递主要是走水路，同船主有密切关系，而陆路则依靠步班，偶尔亦骑马。信局或受托人对邮件传递非常负责，收发件都需登记挂号，注明内容。民信局建有客户流水账目，记录来

往信件、汇银和包裹等等，资费大多年终结算，也有按时节结清，诸如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、年终等。客户如有特殊需要，信局可以派专人递送，当然需付额外经费，如同现今的特快专递。

在郑挥的眼里，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。“当时的情形跟现在很相似，官方的公文、信件往来往往通过邮政，而老百姓还是习惯去民信局。”郑挥说，“为什么呢？除了民信局开办时间早以外，服务也好，很多邮政到不了的偏僻地方，还是要通过民信局。就像现在，快递这么发达，又上门服务，选择的人自然就多了。”

宁波民信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诞生，特别是在五口通商之后，一度成为全国信局的标杆。遗憾的是，1934 年底，民信局被取缔，预示着包括宁波信局在内的所有信局在私邮和官邮的这场博弈中，以失败而告终。自此，国内寄递业务被政府垄断。

一个行业的嬗变

《中国邮政开办一百二十周年》纪念邮票。

光绪四年六月（1878 年 7 月），中国开始发行邮票。第一套邮票共三种，图案是一条五爪大龙，它是皇权的象征，具有国徽的性质。这就是有名的大龙邮票，也是中国最早的邮票。

经过漫长的岁月变迁，邮票慢慢演变成了“国家名片”。每个国家发行邮票，无不尽选本国最优秀、最美好、最具代表性或纪念性的东西，经过精心设计，展现在邮票上。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方面，方寸之间，包罗万象。不知何时开始，邮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被人发现，邮票的功能也不再局限于鸿雁传说。时至今日，集邮已成为很多人收藏和投资的选择。

今年 1 月 5 日，《丙申年》生肖邮票首发。作为第四轮生肖邮票的开篇之作，“丙申猴”邮票首发之日便吸引了数百市民抢购，计

划销售的 7672 套邮票当天被售卖一空。

吴雄崧还记得，1 月 4 日傍晚，《丙申年》生肖邮票发行前一天，就已经就有人在店外排队等候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大叔大妈。整整一个通宵，他们不吃不喝，坚守在店外。考虑到排队人数太多，原定 5 日早晨 8 点 30 分开售，被提前到 7 点 40 分。

据悉，今年的生肖邮票由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执笔设计，他也是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《庚申年》猴票的设计者。当年，这套邮票的面值仅 8 分钱，可如今身价已经翻了十万多倍，创造了中国邮票的升值神话，被集邮爱好者称为“金猴”邮票。

“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，大势所趋，有些行业兴起，有些行业没落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”研究了半辈子邮政史的郑挥说，“只是，如果找到了它的价值和优势，就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。”

垄断并非一个行业长盛不衰的法宝，官邮的兴衰就是最好的诠释。

1951 年开始，邮政开始信报合投；10 年后，宁波的信报开始用自行车投递，于是，绿色的邮政自行车成为街上的一道风景。走街串巷的邮递员，叮叮的车铃声，曾经让多少人翘首以盼。他们送来远方满纸牵挂的家书，送来写满了长长短短心事的情书，送来曾经改变了万千学子命运的录取通知书……

如今，这道风景不再。进入 21 世纪，快递和通讯业飞速发展，在有了手机、QQ、微博、微信等通讯手段后的今天，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为一封信等上好几天的生活了，邮政开始渐渐淡出。

但宁波市邮票公司的吴雄崧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，他说，至少还有一项业务是无法被取代的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摇了摇手中的